

開放文學 – 英雄傳奇 – 水滸後傳

第十回 墨吏貪贓賠錢縱獄 豪紳聚斂加利償民

卻說李俊、費保、狄成被呂太守用計監了，使人打合要三千銀子方肯釋放。童威討了信，對倪雲、卜青、童猛說道：「呂太守要三千銀子，我這裡盡數湊上不過二千，限十日內兌足，少這一千銀子哪裡得來？我尋思一個計較，除非用舊時伎倆，方才可得。我同兄弟到蘇州界上去，倪、卜兩位同湖州界上去衝塘，或者撞個大本錢客商，就可完局了。」三人依計，各駕一個船，藏著器械，五七個漁丁操舟，五更開船，分路而去。童威、童猛的船從木讀收港，過了蘇州，偶撞見樂和、花公子的船，裝著箱籠衣包，知道有些油水，故此如飛趕來。到寶帶橋趕著，跳過來，拔刀要砍，誰知卻是樂和。兩邊相見了，把船帶著一帆風，回到消夏灣上岸。童威、童猛與二位恭人見過禮，說道：「二位嫂嫂請進裡面，自有內眷陪奉。」費保、倪雲娘子接進。童威問樂和向來蹤跡，樂和把從前的事細說了一遍。如今要到杭州安頓恭人、公子，不想會著你哥哥兩個。又問李大哥怎的不見，童威歎口氣道：「咳，不知我們怎麼樣，撞出來便是奸黨作對。自從征方臘回來，李大哥明曉得雖建功勞，決無好收場。詐稱瘋疾，別了宋公明，向與四個好漢太湖小結義，一同住下。水莊上地面卑濕，移到消夏灣，打些魚，吃些酒，圖個散誕罷了。誰知馬跡山有個丁自變，是進士出身，做到廉訪使。為人刻薄貪污，與常州府的太守呂志球同年。那賊胚是福建人，兩個鑲了局害人。那太湖是三州百姓的養生之路，道是他的放生湖，不許捉捕。若要打魚，必要領他的字號水牌，不拘大小漁船，捕得魚來他要平分。我們也有四個眾船，偏不去領他字號水牌，與他家人鬧了一場。他設個計，廣放花燈，哄我們進城。李俊大哥要看燈，我力阻不住。元宵那夜，進城看燈，在酒樓上吃酒，被他拿了。費保、狄成和李大哥監往牢裡，要扭做阮小七、李應一黨，解上東京。若有一萬銀子便放，沒奈何只得應承了三千，這裡盡數湊來，還少一千。孔目處用了銀子，寬限如今，已又兩個月了。沒設法，只得從新做舊時道路，不想天幸遇著你。我等盡是粗人，不曉計較，樂哥，你是個伶俐人，怎地救出他們便好？花家嫂嫂不消到杭州，這消夏灣盡好，不妨同住。」說罷，擺出夜飯。

正吃間，倪雲、卜青回來了，與樂和、花公子各通姓名，各見通禮。倪雲道：「我二人到湖州東塘，有一起販紗羅的客人，搬得三四百匹紗羅，也准折得銀子。你弟兄得彩麼？」童威道：「剛趕得一個船，卻是自家弟兄，請得花家嫂嫂在裡面。我這樂哥聰明不過，要他算計救他們出來。」卜青道：「有何計策？」樂和沉思了一會，笑道：「已有個極妙的招數了。要湊足銀子，不打緊。花家嫂嫂有些積蓄，將來就勾，只是偏沒有得給他！今晚且安歇了，明早要兩個大船，整頓到常州去。」眾人不知何故。

五更起身，樂和道：「今日要借重花公子一行。」公子道：「小姪年輕不諳事，不知去作何幹？」樂和道：「我教你言語，假裝做王黼的公子王朝恩的兄弟，如此如此。」童威、童猛扮做家丁，樂和自己充了虞侯，倪雲、卜青做伴當跟隨，身邊各藏暗器。到城外停船，僱一乘四人抬的大轎，花公子換了華服坐了。樂和手執雙紅全帖，竟進府門迎賓館中坐下，叫門上聽事的傳帖。呂太守知道，連忙出來見禮送座。呂太守看那花公子丰姿俊雅，如粉雕玉琢，禮數優閒，自然是清華貴胄。茶罷開談道：「令尊少宰公在京師參謁，極蒙優禮。令見老台臺忝在屬下，上元送些薄儀，愧不成禮。今又承老世翁枉駕，不勝榮幸。且不知幾時出京的？」花公子恭身答道：「晚輩向回家兄在建康肄業，家嚴稱台下是名公之裔，斗山文望，叫備薄贄拜在門下。今隨奉家母天竺進香，經過貴郡，樞謁龍門，先瞻芝宇，以慰積誠。」呂太守見說要拜門下，喜出望外，不難難得這樣玉筍班門生，自此又得夤緣權要。謙遜道：「不材樗櫟下品，何敢屈尊？不知太夫人驚駭亦在敝治，有失俟候，萬罪，萬罪！尊寓在何處？暫屈行旌，薄設請教。少頃遣拙荆祇候太夫人。」花公子道：「若不鄙棄，待進香回來，趨侍絳帳，不敢過叨。」起身作別，呂太守送出府門，三揖上轎，回到船中，樂和道：「那廝來答拜，如此如此，依計而行。」

不多時，呂太守果然雙鋪兵開路，兩首清道旗，許多執事儀從。到馬頭上，不見有大座船，正要訪問，花公子早先上岸，致謝道：「小舟窄隘，況有家母在內，不敢有勞！」呂太守即忙下了轎，笑吟吟攜著花公子的手，遜至接官亭上，分賓主作了揖。正要送座，那童威、童猛捱到太守身邊，說時遲，那時快，把太守袍口封住。倪雲、卜青聽的一聲，拔出短刀，明晃晃的架在太守頸上，喝道：「你這害百姓的賊！還是要死要活？」太守嚇得魂消膽喪，三十個牙齒捉對兒相打，再掙不出一個字，戰兢兢抖著。衙役要上前救護，見鋒快的白刃湊著頸上，恐害了太守性命，只好袖手傍觀。看的百姓擁上千餘，又驚又笑。樂和道：「呂太守，你不要慌。我等行不改名，坐不改姓，是梁山泊上好漢。你為什麼拿李俊、費保、狄成監禁，要許他三千銀子？好好的即刻送出來，饒你性命！若然道半個『不』字，有一個人近前，教你身上擄百十來個透明窟窿！」呂太守要性命，連聲的答應道：「好漢不要動手。就送！就送！」喚書吏、皂快即刻到監裡取李俊等三人來。

無半頓飯時，三個送到了。李俊見拿住太守，圍繞許多人，又見樂和指手划腳的說，反不知頭腦，呆呆的立著，呂太守道：「好漢三位已送到了，放了下官罷。」樂和道：「還未！不要性急。那太湖是百姓的活路，怎麼與巴山蛇連手出告示，做了放生湖，要領他字號水牌，平分魚利，私自起稅。我弟兄們不忿，與百姓做主，你又陰謀詭計，拿住監禁，詐掙三千銀子。銀子現有在這裡，卻沒得與你！你剝削百姓的許多財物，拿出來送三千與我們，方才饒你！」太守道：「出告示做放生湖，是下官不合誤聽了。私起魚稅，設計拿好漢們，都是丁鄉紳的主意。既要銀子，只得取來。」又喚書吏、皂快到衙裡盡數拿來。奶奶見說，慌了手腳，連忙搬出幾十封。樂和叫送到船內，呂太守哀求道：「恐失官箴，好漢放手罷。」樂和道：「性命便饒你。只是那丁自變氣他不過，要同去和他對明白了，方才放你。若不放心，叫眾行役一同隨去便了。」呂太守沒奈何，只得喚眾役齊到船中。倪雲、卜青還緊緊幫住。離郡城三十里，便是太湖，拽起風帆，不消半日，到了馬跡山下。樂和自己扮做衙役，先去報知，說本府太爺來拜。

卻好這日是丁自變的生日，在家裡慶壽，見太尊到來，便道：「承呂公祖這等美意，不過是散生日，他怎麼得知，親自來賀？又是哪個多嘴的！」忙換冠帶相迎，親朋都躲在廂房內看，眾口欣欣稱羨。樂和原叫敲鑼開路，擺列儀仗上岸，卻無轎子。童威、童猛、倪雲、卜青原擁在身邊，步行到門前。丁自變鞠躬迎進，揖罷，坐下。丁自變稱謝道：「治弟母難之日，因在制中，不便設宴。怎勞公祖遠步玉趾，反不安之極。」呂太守因芒刺在背，又不知是他生辰，不好回答，勉強的道：「小弟此來，不曉得年兄華誕，因有幾句話要對明，故此輕造。」丁自變笑道：「有什麼話？敢屈大駕！那李俊等前件作速勒限，教他完納，不可過縱。」李俊、費保、狄成也藏械立在旁邊，丁自變卻不認得。三個聽他說了，那火直衝出泥丸宮，足有千丈多高，哪裡按捺得定，把丁自變劈胸扭住道：「我李俊正來交納銀子！」費保、狄成兩口短刀早向衣底抽出，丁自變面如土色，魂不附體道：「怎麼說？」李俊罵道：「怎麼說！你這蛀國害民的活強盜！你占著太湖，抽百姓的私稅；紮詐我們銀子，今日你與呂太守當面對明！」丁自變見勢頭兇惡，雙膝跪下，說道：「總是該死！只憑好漢怎麼，只留下這條草命罷。」李俊道：「我們不要怎麼，只剝你巴山蛇的皮！」丁自變只是磕頭討饒。樂和道：「要殺你只似殺豬狗一般，恐污了刀！饒便饒你，單要依三件事。」丁自變道：「莫說三件，就是三十件，也依得！」樂和道：「你做官貪的贓與平日詐人的財物，共有幾多，盡數說出來！若隱藏一些兒，就剝做十段！」丁自變道：「不多，約有十餘萬兩，有簿籍登記，不敢隱匿。」樂和道：「我們不要分毫。今年荒歉，百姓完納不起，入了官，代闖那作了秋糧。」叫搬出來擺在廳上，樂和道：「呂太守，你喚書吏寫下百來張告示，各處張貼，說丁自變代納秋糧之故。」就叫書吏納紙領狀，呂太守用印簽押，這是一件事了。又問道：「你倉中有多少米穀？」丁自變道：「有三千多斗。」樂和道：「可喚附近居民並各佃戶來，你畢竟一向剝削他們的，分散與他，這是二件事了。第三件，太湖不許霸佔假做放生湖！大小漁船抽過的稅，都要加倍還他。你今要改過自新，若再不悛，早要早取，晚要晚取，決放不過了！」丁自變又磕頭致謝。樂和道：「呂太守，你回去也要改過做好官，愛惜百姓，上報朝廷。若蹈前轍，亦不輕恕！你兩個送我回船。」倪雲、卜青扯了呂太守，費保、狄成揪了丁自變到船中，揚帆而去。到半路拋在荻洲上，乘風去了。那呂太守、丁自變驚了半晌，互相埋怨，自有船遠遠尾著，載了回去不題。名賢有

詩歎息道：

為富由來是不仁，可憐象齒自焚身。

綠林反肯持公道，愧煞臨刑金谷人。

卻說李俊等一行人回至消夏灣，李俊拜謝樂和道：「兄弟，全虧了你！怎地能得到此？」樂和道：「小弟在王都尉家做陪堂，倒也安樂。聞得姐夫孫立與阮小七不知為何事鬧了登州，我恐怕連累，潛出府門，要到建康訪一個姓柳的朋友。在客店遇見郭京，是東京道士出身，有人薦與王黼的兒子王宣慰處，他要我同去，因權且容身。清明佳節，王宣慰到燕子磯遊春，那郭京見了花、秦二嫂嫂和這花公子，陡起不良之心。彼時我不認得，他瞞了我，領一隊兵，只說奉聖旨拿梁山泊餘黨解上東京，把他母子軟禁，要說合花知寨令妹與王宣慰做偏房，秦恭人矢死不從。我曉得了，用計救出，思量到杭州居住。在寶帶橋會著童威，說大哥有難，呂太守要三千銀子才肯釋放。童威又說呂太守是閩人，我曉得他的毛病，就有計了，借花公子這丰姿去誘他。又說是王黼的小公子，拜做門生，將勢利欲動，他果然落了圈套。他來答拜，叫弟兄們封住袍口，將利刀架在頸上，如單刀赴會的故事。料他要性命，決不敢違拗，反要他三千銀子，教做陪了夫人又折兵。」李俊大喜道：「不料兄弟有此奇謀，只是那丁自燮，恨不曾殺得他！」樂和道：「那丁自燮是第二個黃文煥，若殺了，倒便宜了他。那貪吝人的財物，如身上肉一般不捨得，把他一生苦掙的東西一朝分散，苦不可言，勝如千刀萬割。又替貧民納了秋糧，分給佃戶，賠還漁稅，又做了許多美事。他雖奸狡，也是三品命官，若殺了他，事體弄得大了，所以這般施行。」

李俊拍手稱妙，請出二位恭人相見，說道：「公子這般長成，又脫了我這難，真為可喜！」花恭人道：「這孩子也有些志氣，父親在日，取名花逢春。可憐母子孤鶩，又被奸人所算，若無樂叔叔，不知怎的了！如今全仗列位伯叔教誨。」李俊道：「不勞嫂嫂囑咐。現放李俊在此，必要同做一番事業。」當下宰了豬羊，賽謝神明，眾弟兄慶賀飲酒。樂和道：「李大哥，還有句話講。那呂太守、丁廉訪受了這場虧必要復仇，我們也要防備。」費保道：「不防。這消夏灣聚合將來有三五百漁丁，眾弟兄在此，他若來時，殺他片甲不留！這太湖有八百里水面，七十二峰，錢糧廣有。招軍買馬，拼做大戰場。」樂和道：「太湖雖然空闊，卻是一塊絕地。在裡頭做事業的，再沒有好結果。若把各處渡港塞住，蘇、湖、常三郡兵會剿，那漁丁不經戰陣的，怎麼用得？況洞庭兩山沿湖百姓，都是殷富守本業的，豈肯順從？要防民變，決使不得。」童威道：「不若再上梁山，重興霸業。」樂和道：「梁山泊興旺過一番，地氣不能盛了。宋公明費許多心機，才招聚得一百八人，死的死，散的散。時移物換，哪裡還興得？況且路途遙遠，帶著家眷走，各處關津有阻，急切也不能到。」李俊道：「樂兄這議論甚是有理。那廝們驚魂未定，就要報復，這三五日也不能就來。感謝得神明保佑，眾兄弟同心協力脫了此難，今夜且盡歡吃酒，明日從長計較。」大家開懷暢飲，酩酊而散。

李俊到牀上再睡不著，到三更天氣，正待合眼，只見一個黃巾力士，手執令旗叫道：「李大王，星主在山寨裡，專等相會，差我來請，作速前去！」李俊披衣起來道：「備了船隻渡湖。」力士催促道：「不消船隻，自有飛騎在此。」李俊走出門，力士扶上一條大黑鱗，有十丈多長，金鱗閃爍，兩目如炬，騎在背上騰空而去。耳邊但聽得波濤之聲，如流星掣電，竟到梁山泊忠義堂前歇下。看那忠義堂比舊日氣象不同，卻是金釘玉戶，琉璃鸞瓦，高捲珠簾，香噴瑞獸。上面燈燭煌煌，看見宋公明禿頭鱗服，坐在中間。左邊是吳學究，右邊花知寨，都降階相迎。施禮罷說道：「兄弟，我在天宮甚是安樂，因念舊居，長與眾弟兄在此相會。我被奸臣所鳩，不得全終，你前程遠大，不比我福薄，後半段事業要你主持。你須要替天行道，存心忠義，一如我所為，方得皇天保佑。我有四句詩，後來應驗，你牢記著：念道：

金龜背上起蛟龍，傲外山川氣象雄。

罡煞算來存一半，盡朝玉闕享皇封。」

李俊聽了詩句，不解其意，正要詳問，只見黑旋風李逵手措雙斧，奔上堂來，大叫道：「李俊！你好欺人。怎來會哥哥，不來看我？」把手一推，驚覺醒來，卻是南柯一夢。殘燈未滅，天色黎明。喚起眾人，訴說夢中之事，念著詩句，一字不忘。想起「金龜背上」四字，又與石板字句相同，未審主何吉凶。樂和道：「宋公明英靈不昧，故托夢與兄長。騎坐黑鱗背上騰空而去，變化之象。力士稱呼大王，定有好處。我想起來，昨夜算計不通，終不然困守此地？宋公明顯聖說『傲外山川氣象雄』，必然使我們到海外去別尋事業。」李俊道：「正合我意。前日在縹緲峰賞雪，見一聲霹靂，飛下一塊火，尋看時，得一石板，也有四個字，是一樣的，至今供在神座內。」叫取來與樂和看了，道：「我當初聽得說書的講，一個虯髯公，因太原有了真主，難以爭衡，去做了扶餘國王。這個我也不敢望，那海中多有荒島，兄弟們都服水性的，不如出海再作區處，不要在這裡與那班小人計較了。」眾人齊聲道是。就把四個眾船裝好了，選二百多個精壯漁丁，扮做客商。收拾家資，載了人眷。其時正是三月望夜，燒了紙。黃昏月明如畫，開了船，出了吳淞江，野水漫漫，並無阻隔。到得海口，把船停泊，再去去向。

李俊、樂和登了海岸，望那海拍天無際，白浪翻空，寒煙漠漠，積氣彌彌，不辨東西，哪分晝夜。李俊看了有些憂疑起來，說道：「這般無邊岸的所在，哪有可居之地？」樂和道：「今日陰晦，景色淒涼。那天氣清明，島嶼歷歷可見，定有好去處，不必憂心。只不知那眾船出得洋麼？」見有個老叟拾螺螄，樂和叫聲老丈，問道：「那開洋的船，要幾多大？」老叟道：「倒不論大小，只要打造得合式。」樂和指停泊的眾船道：「這般船可去得麼？」老叟一看搖頭道：「底平梢闊，經不得風浪。到大洋裡顛不上幾顛，就完帳了。客官，你看澳裡豎著檣桅的兩個海船，是出洋的。」李俊、樂和舉頭一看，果有兩個船泊在哪裡。李俊道：「一時少算計，那出洋的船隻要打造起來，幾時得成？進退兩難，如何是好！」樂和沉吟了一會，笑道：「大哥放心，有極好的兩個船在這裡送我們出大洋，不須顧忌！」李俊道：「又來取笑。這海濱並無相識，哪裡有船送我們出洋？」樂和疊著指頭說出來。有分教：蛟龍得兩飛天外，虎豹依山踞穴中。不知後事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（李俊將入海矣！此回輕輕遞下。倘殺太守廉訪閩門良賤，便興兵追捕，筆墨拖沓，終無已時。不如將呂太守倒賊饒命，愚民沾不費之急，丁自燮感不殺之恩，不煩一兵，不折一矢。見機即進，得手即止，使李俊得從容問渡，一帆無恙。樂和肯留餘地，正是作者之不肯犯手，也是文章家識輕重處。）